



國際志工經驗談

我爲什麼要去土耳其？

文·圖 電信 95 級 吳孟霖

四個月前的今天，我一如往常般打開網路上的電子郵件，看到一封標題名為「Congratulation!!」的信，再往後看寄信者，是一位來自土耳其的朋友，此時我的心情非常興奮，因為申請近兩個月的 AIESEC 國際志工交換計畫終於快有結果，這是一個透過在異地生活的方式，體驗不同文化的機會，得知土耳其伊斯坦堡分會願意接受我後，我高興的跑去跟父母說：「爸、媽，我要去土耳其了！」



▲土耳其小朋友要求Rick留下中文字



▲Rick和土耳其小朋友們



▲辛苦有代價，拿到國際志工證書囉

「什麼？你要去中東國家，你不怕危險嗎？」親朋好友的這句話澆了我一頭冷水，一直在心中縈繞，也讓我陷入舉棋不定的狀態。我打開電腦，開始搜尋土耳其的相關資料，從文化、風俗民情、到近年來內部政治形態，無不仔細閱讀，並且參考了某些網友的土耳其日誌，我發現那裡真的是一個很漂亮的地方，不僅有悠久的歷史，也有極為豐富的自然景觀，重點是土耳其人親切和善的態度，以及不羈世的價值觀，在吸引了我。然而，我也瀏覽雅虎的網路新聞，打入關鍵字土耳其和伊斯坦堡後，卻發現一些爆炸案的消息，加上媒體大力渲染後，感覺好像非常嚴重，深怕一不小心就會遇到爆炸案，而且聽說先前還有禽流感，種種負面的消息，無形中讓我產生極大的陰影。

我在土耳其的挑戰

我依稀記得一句話：「人生最大的敵人是自己。」很多事情不是辦不到，而是自己心態上的問題，若一味的害怕，那最後可能一事無成。為了驗證報章雜誌上的報導是否屬實，也不希望自己這麼早就放棄，我選擇暫緩決定土耳其之行，先詢問之前曾到土耳其遊玩的朋友及當時在台灣土耳其人，深入了解這個國家。現在回想起來，當時的建議的確很有幫助，從土耳其文教學，伊斯坦堡地圖解說，旅遊書贈與，到當地土耳其人跨國間的聯繫及幫忙，各式各樣生活、旅行上的建議，都令我感動萬分，尤其是朋友送我的這句話：「The

ultimate measure of a man is not where he stands in moments of comfort and convenience, but where he stands at times of challenge and controversy.」於是，我決定去了。

不過，爲什麼要去土耳其而不是其他國家？這個問題在我離開台灣之前一直是無解。

只是一個強烈的信念，和一種出於本能的衝動，總覺得年輕就應該闖蕩天下，總覺得越陌生越有挑戰，總覺得它有一種很獨特的吸引力，總覺得要去千年古城伊斯坦堡看看，總覺得……。出國前一個月，我幾乎都在準備東西，除了基本的生活必需品外，還看了一些國際志工指南、英文教學手冊、土耳其文學習書，並且整理即將帶給土耳其朋友的台灣文化，包括地圖、手冊、磁鐵、筷子、光碟片、海報、小紀念品等等，我要特別謝謝在這段期間幫我的每位朋友，還有觀光局及台北市政府的大力支持，提供了許多有意義的代表物，這些資源都讓我的土耳其行更順遂，也讓更多外國朋友認識台灣這個地方。

經過十多個小時的飛行，2006年6月23日上午7點整，我抵達了伊斯坦堡國際機場。一踏下這塊土地，心中只有一種感覺：「土耳其，我來了！」當下的我告訴自己，無論這段時間發生任何事情，一定要堅強的走下去，兩個月後我要再從這個地方，飛回到最親愛的故鄉，現在想想，感覺好像有點蠢，但這個承諾的確給我很大的信心，至少讓我在遇到任何困難時，可以靜下心來思考，可以坦然面對。

第一次與伊斯坦堡親密的接觸，是我們從機場到宿舍的路上，雖然我們只是搭著計程車，欣賞窗外的風景，但那美麗的建築物，還是令我驚訝萬分，歷史悠久的藍色清真寺，在聖索菲亞大教堂的陪伴下，更加突顯東西文化交融的特色；鄂圖曼大帝國的皇宮，屹立在海峽旁，昔日帝國氣勢依舊；博斯博魯斯大橋連接歐亞兩岸，自古以來即是交通要道，堪稱世界上最有意義的橋樑；街景、房屋的感覺，讓我彷彿置身於歐洲；在這裡，我看到千年古城的魅力，隨便瞧瞧幾乎都有百年的歷史，與其說是建築物，倒不如說是一種藝術。

然而，那些只是外表，當我看到學校的宿舍時，整個心都沉了，房間內只有床和櫥櫃，沒有冷氣、沒有電扇，開窗戶也沒有紗窗，洗澡間沒有門，只有簾子，宿舍每把鎖都一樣，一把可以開全部的門，這些在當今台灣很難想像的事，這裡都發生了。走到宿舍對面的學校餐廳，餐廳內只有一堆麵包和薯條，加上一點番茄醬，及其他的佐料，當下的我心想，接下來兩個月的

生活該怎麼辦？

不過這才是來土耳其的意義，若沒辦法融入這裡的生活，就無法體會生活的樂趣。日子久了以後，我也慢慢「土」化，甚至覺得這些事情很正常，鑰匙都一樣是因為伊斯蘭教徒恥於做賊，宿舍沒有電扇是因為晚上還滿涼爽，每天都吃麵包是這裡的生活習慣，我曾試著跟我的土耳其朋友描繪台灣的宿舍，他們也都很訝異，紛紛覺得不可思議，這就是文化間不同的差異。

我的土耳其小朋友

來到土耳其，可不是來當米蟲，我的正職可是學校的英文老師，必須教導小朋友基本的口語及會話能力，同時和土耳其老師互動，創造出雙語及國際化的環境，這對我來說又是另外一個挑戰。試想一位讀電機專業的學生，要撇開繁雜的運算模式，和一群天真無邪的小朋友們玩在一起，這可能需要下一點功夫，而且還要放的開，不過可能是個性使然，我反而很容易上手，不一會兒就變成「孩子的大玩偶」。

最大的問題不是在於個性，而是溝通上的障礙。土耳其小朋友的英文程度比我想像中的還差，加上年齡層參差不齊，有些初級班還有十多歲的朋友來上，有些中級班也有七歲的小朋友過來，讓我們在教學上更顯困難，故在課堂上常常要和工作夥伴溝通，請他們翻成土文，甚至用手勢表示，讓孩子對這些單字或句型產生印象，然而這些肢體動作，卻無形中帶來很多歡笑，甚至加深彼此的情感，這可能是我一開始沒想到的吧！

一個月的時間過去了，我們教學相長，孩子們從只會幾句簡單英文，例如：How are you? What's your name? 進步到還會 What time is it? What's your job? 不要看這些理所當然的句子，可是費盡相當大的苦心才讓他們記起來並活用，而身為老師的我，也學了好多土耳其文，在最後一次上課時還可以土英交雜，配合有趣的動作，一下子演貓、一下子學狗，加上土耳其文的翻譯，甚至還唱起簡單的英文歌來，逗著台下的孩子笑聲連連。

七月底，我的工作正式告一個段落，學校放暑假，孩子們也各自回家。這是我頭一次看到純真的眼淚，孩子們都哭了，哭著希望我們可以留下來，爭先恐後的要我們留字，無論是什麼都好，我的心也在哭泣。捫心自問，從這個遠的台灣來到土耳其，只為了教小朋友英文，只為了讓他們能夠有所成長，若不是已經有感情，早就巴不得趕快回家，何必留在這裡呢？我看著這群孩子，心中雖然千萬個不捨，現實就在眼前，天下無不散之宴席，但他們不懂，也不用懂，這個就是離別，連哄帶騙的，我答應他們我還會回來，請

他們好好學英文，別忘了這一個月來學到的成果，孩子們又笑了，手牽手唱歌回家，還不忘給我個飛吻，看到這個場景，我哭了…我不知道何時可以再見，也沒有人知道，只希望他們心中永遠記得 2006 年的夏天，有一位叫 Rick 的台灣大哥哥，曾經跟他們共度一個月的時光，那就夠了。

原來，人和人之間溝通，不用真正的語言，只要一顆真誠的心。



▲ 阿塔土克紀念館

土耳其自助之旅

結束了志工生涯，又是另外一段新的開始，爲了深入了解土耳其這個國家，並且體驗當地人的生活，我們又有了新的計畫——自助旅行，計畫在剩下的時間中走完西部的城市，計畫在彈性的旅程中，嘗試任何當地人會做的事，例如：土耳其浴、水煙、…等等。這些想法，在短短的幾分鐘後定案，找齊旅伴，二話不說，隨即上路。



▲ 在土耳其認識的好朋友

旅行前，我們幾乎沒有太多準備，連住的地方都不知道，僅上網蒐集一些景點資料，詢問一下當地人建議路線，並且了解一些注意事項。現在想想，當時還真是大膽，但也因爲這種勇氣，才讓我們的旅程更加具有意義，也認識了不同的朋友。這十多天的旅行中，我們睡在不同的地方，朋友的家中，車上，甚至海邊的沙灘上都有我們的足跡，幸運的話，我們可以睡在軟綿綿的床上，睡前還有宵夜可以享用，運氣不好的話，我們就四、五個人擠客廳，沒有棉被，只好拿外套代替。我們並不後悔，因爲這才能夠真正融入他們的生活，因爲這才是真正的人生。

在《佐賀的超級阿嬤》一書中，提到了很多窮人的故事，我們也自己戲稱「窮遊法」，並非自己沒有錢去住好睡好，但這樣就失去很多與人相處的樂趣，唯有放棄物質生活的享受，才能真正體驗到心靈層面的感動。我們拜訪了大城小鎮，走入每一條巷弄，和正在洗衣服的土耳其婦女打招呼，和正

在門外喝茶的叔叔伯伯聊天，而最大的驚奇就在這裡，轉個彎世界就會不同，幸運的我們還因此遇到土耳其婚禮、割禮，還有傳統的土耳其浴，甚至還成爲座上賓。

這些寶藏，絕對比參加旅行團拜訪景點更有意義，土耳其人的熱情，也在我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，以前看別人的報導，聽別人的故事，都只是覺得馬馬虎虎，今日一見，果真名不虛傳，尤其他們對亞洲人的興趣及友善程度，更甚其他歐洲朋友，這點優勢也讓我們旅程更加平安、更加感動萬分。舉例來說，當我們向路旁的陌生人問路時，他即使有原先的計畫，還是願意帶我們到三十分鐘遠的地方，看我們安全抵達後，才回到原本的位置，繼續完成他未完的工作。

你說，這怎麼不讓人感動呢？除非土耳其人的頭腦壞掉了，或是他別有目的。

早在來土耳其之前，我就常在想，這裡的女生是不是都要包頭巾，他們是不是每天都要膜拜阿拉，他們是不是好戰份子，他們是不是…，這些猜測在我自助旅行的過程中完全豁然開朗，其實土耳其人真的是滿純樸的民族，但他們又不像其他中東國家這麼的保守，在土耳其國富凱莫爾大力推動下，積極向西方先進國家看齊，大多數大城市已經和台灣差不多先進，居民也並非全包頭巾，算是一種典型現代及古典的交融，尤其近幾年來，土耳其持續推動加入歐盟的計畫，甚至少數人還認爲自己已經是歐洲人了，這些景象，我看到時也很驚訝，但它就是事實。

沒有人喜歡戰爭，但土耳其人絕對不是懦弱的一群，在伊斯坦堡，拿著槍守備的警察比比皆是，加上近年來爆炸案憑傳，更加重他們身上的責任。我在土耳其的時候，黎巴嫩和以色列正發生戰爭，街頭上常常有支持黎巴嫩的示威遊行，甚至集會活動，雖然人很多，但卻沒有遇到任何流血事件，我常常問身邊的土耳其朋友對這場戰爭的看法，大多數的人都慷慨激昂，大力責怪美國和以色列，這背後牽扯到複雜的地理環境及宗教因素，在此我不便多做描述，但我相信他們有自己的苦衷，若一味的聽信媒體片面的報導，那久而久之，黑貓也會變成白貓，是非黑白，必須要聽雙方的見解，再用自己的智慧判斷，這是我在土耳其另外一項深刻的體悟。

現在，我已經回到台灣，離開夢境般的土耳其生活，那邊的人、事、物依然令我懷念，那些和藹的笑容、天真無邪的面孔，街頭親切的招呼，直到現在還無法忘記，然而，時光無法倒退，只有透過文字和圖片，才能夠紀錄下每一刻的感動，並且化瞬間爲永恆。寫到這裡，我突然想起當初問自己的問題：「爲什麼要去土耳其？」如今，我已知道答案…。友聲